

跨越國界與性別藩籬

藍佩嘉

2008/4/28

高雄醫學大學

女性移工的概況

- 台灣的外籍勞工、家務勞工（外籍幫傭+監護工）
- 菲律賓，世界排名第二的移工輸出國，OFW的總數約為七百多萬人，其中68%為女性，新聘者的三分之一從事家務工作
- 印尼，1990年代後期(尤其金融危機後)積極推動移工輸出，印尼家務移工在亞洲各國的佔有率已逐漸超過菲律賓

爲什麼女性移工要赴海外工作？

- 大部分菲律賓與印尼移工都是自己決定出國，有些甚至不顧丈夫或父母的反對
- 「賺錢啊，回國沒有工作！」
- 沒有工作，還是沒有「好」工作？
- 只是推力(國內的貧窮)與拉力(國外的財富)的作用嗎？

出國去體驗

- 我想去坐飛機，我不是去賺錢。我想看雪，所以選韓國。
- 很多人都出過國了，所以我也想要試看看。
- 我想在台灣工作的人還可以得到其他的...怎麼說...補償。如果你在菲律賓，你只是一個母親、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。每週日到disco、有自己的手機，這些事永遠不可能發生！我們戴珠寶、穿短裙，你在菲律賓不可能這樣穿的！在我家鄉，人們很保守，如果我穿這樣(的衣服)，大家都會盯著我看！
- 照相：爲了讓我的愛人看見我的白晞皮膚!

「好生活」的文化建構

- 移民的主要誘因並非追求立即的經濟報酬，而是爲了維持某種生活品質，包括聲望、探險、實現夢想等。當地人把外移浪漫化爲對夢土的追求，而視本地爲落後、不眷戀的居住地。
- 菲律賓的學校教材，美國殖民的歷史
- 藉由電子媒體孕育而生的全球流行文化
- 遷移成爲一種對全球現代性的朝聖旅程



從持家到養家

- 我想去看看不同的世界，因為以前我從來沒有機會去看看不同的事物。你知道，我太早結婚了，現在我可以做很多我在菲律賓不能做的事。
- 現在換我了，我要去台灣，我要體驗台灣。在這裡工作和我在菲律賓家裡做的沒什麼不同，但我在這裡可以領到薪水！工作還比較輕鬆！
- 爲了暫時休掉我的丈夫！（逃離避家暴、丈夫外遇、不幸福的婚姻）



My “houseband” “huswife”

Helen：你記得Lisa嗎？她回家度假後又回來了。
她抓到丈夫有小老婆（每個人都嘆氣）。

Claudia：許多家庭裡，只要夫妻中其中一方出國工作就會有麻煩，因為出國工作的妻子會寄很多錢給丈夫，每天都像是他的生日。然後丈夫有了情婦，妻子在國外也跟別人有了關係，因為他們都寂寞。

Olivia：如果妻子不在，丈夫會覺得自己很悲慘，他會認為自己賺得比妻子少，所以就去找另一個女人！

單親媽媽 Rokayah

- 「有時候我會在晚上哭。我會想，我正在照顧別人的小孩，那誰來照顧我的小孩呢？這麼多年來，我都不在他們身邊。他們總是問我，媽媽，妳爲什麼總是不在？我說，我雖然不在，但這是爲了你的未來。」
- 「我的兒子不想跟我講話。我前夫告訴他我在台灣有男朋友、做壞事。我兒子對我很生氣（啜泣）...，我怎麼可能在台灣做壞事呢？我所有的時間都在工作，都在爲了他存錢！」

跨國母職

- 她們延伸母職的定義，說服自己與別人，當個養家者就是她們實踐母職的最佳途徑。
- 寄信、打電話或傳簡訊給小孩，並以大筆匯款和昂貴禮物鞏固和孩子間的情感連帶
- 以虛擬存在的方式維持每天的家務再生產、跨國持家、跨國雜貨採購。

代理母職

- 移情母職
- “We don’t want to stay here. We want to go to the Philippines with you!”
- “Their parents are too busy. They don’t have time to talk to the children.”
- “The parents are at home but the children want to be with me. Those Taiwanese parents... I don’t know why they sleep so much.” (Rachel’s story)

愛與不愛都需要勇氣

- 對於照顧工作者而言，面臨執行愛的勞動的兩難，一方面，情感認同帶來對於工作的意義感，以及遠離家人情況下衍生的移情作用，但另一方面，她們卻可能面對小孩母親的妒忌、約滿時的分離痛苦，以及以愛為名下，勞動權益的損失(如被要求超時工作、放棄休假等)。

乖女兒

- 出國工作仍可幫助單身女性經濟獨立、脫離父母
- 在印尼，媒妁之婚仍很常見，當地父母也常爲了保護家庭名聲而催促女兒早點結婚。有些年輕的印尼女孩遠渡重洋是爲了拖延婚姻以及抵擋父母的壓力
- 匯款回家幫助弟妹的財務壓力
- 重返母國勞動市場的困難

老處女 Old Maids

- 他們〔雇主〕非常信任她。她過得很快樂，因為她也很愛這個小孩，就像她自己的小孩一樣。當那個媽媽回家時，小嬰兒因為不喜歡她〔媽媽〕而哭了。Manny的合約很快就到期了，雇主跟她說：「我們希望妳永遠待在這裡。」Manny說不要：「如果我永遠留在這裡，我要怎麼結婚？怎麼有我自己的小孩？」

拒絕婚姻的Trina

- 不需要〔結婚〕，我現在可以養家了。我看到結婚後的姐姐，我不需要那樣的生活。她待在家、白白浪費讀了那麼多年的書。她先生在國外工作，她必須煮飯、洗衣、做所有事情！我不想結婚，因為結婚後你只能待在家裡、為先生煮飯！就像個女傭一樣！我是個女傭，我知道是怎麼回事！所以，何必要結婚？

從外籍女傭變成外籍新娘

- 我們的國際筆友俱樂部提供你和美國及歐洲男性交往的機會。這些男性的工作好、房子好、教育程度高。但在他們的生活裡，少了一些東西...。他們正在尋找一位忠實、敏感又有愛心的伴侶；一位可以和他分享傳統家庭與婚姻價值的人。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可以互相尊重和欣賞的人。他們正在尋找妳。

海外工作與跨國婚姻的親近性

- 移工得以親身接觸外國文化與生活方式，出國工作也提供女性移工遇見外國人的機會，以及便於取得婚姻仲介服務的管道。
- 在國外工作許久的她們回國後，經常發現自己很難再適應家鄉的生活方式與物質條件。這種格格不入(**displacement**)的感受可能驅使她們想要藉由移民遠離家鄉。
- 許多人申請去加拿大等可以允許移工永久居留的國家工作；另一條歸化他國的捷徑則是嫁給外國筆友或工作國的當地人。

Luisa 想嫁給外國人的原因

□ 「去勢」的菲律賓男性：

「我不想嫁給菲律賓男人，他們沒有錢，薪水又低。如果他跟我說：『你什麼時候回台灣、寄錢給我？』我會殺了他！」

□ 「被污染」的菲律賓移工：

「我曾在日本跟台灣工作，所以我很難嫁給菲律賓人，因為人家會覺得我是個虛榮、時髦的都市女郎！他們會想我一定很重物質，但我不會。」

好幫傭，好太太

- 「你知道爲什麼台灣男人想娶菲律賓女人嗎？因爲菲律賓女人很會打掃房子，又聽先生和婆婆的話，而且把小孩照顧得很好。」
- 「你怎麼回答這題？你的專業工作(profession)是什麼？」Luisa直率地說，「你可以說你是看顧或家庭幫傭啊，他們喜歡這些工作，因爲他們都很老了，喜歡可以照顧他們的人。」

雇主的求婚

Nora：他〔老闆〕說，「你可以留在這，因為阿媽喜歡你，你也喜歡阿媽。」

Rosemary〔對研究者解釋〕：他們想娶她〔Nora〕，因為他媽媽喜歡她在這裡工作。然後我告訴她，不要答應，因為這會變成一輩子的工作。

Nora：對呀，如果你結婚了，他們就會要你待在家裡，哪裡也不能去...

Rosemary：而且你也賺不到錢！（所有人都大笑）

婚姻所提供的非物質性利益

- 加拿大的家務人力仲介公司在招募海外移工時，宣傳跨國婚姻是來加拿大工作的潛在收獲。有一張廣告單引用了一名加拿大雇主的求婚內容：「爲什麼要當個保姆？嫁給我，我的小孩會叫你媽媽(Why be a Nanny; marry me and my children will call you Mommy)」
(McKay 2003:46)。
- Luisa的美國筆友計劃在她回馬尼拉度假時去拜訪她和她的家人，商討結婚的可能性。我提醒Luisa要小心點，畢竟是嫁給一個不太熟的人。「我知道」，Luisa深深地嘆了口氣，「但我已經厭倦洗馬桶了！」

Global Cinderella 跨國灰姑娘

- 多重複雜的遷移動機，與女性的社會角色息息相關
- 跨國遷移的後果：女性化的家務勞動(指把家務看成女人專屬的工作)能解放、培力女性，但也同時維護了性別從屬關係。
- 女性移工在國外照顧他人家庭的同時，面臨履行自己的妻子及母親角色的困難。已婚的女性移工成了養家者，但付出的代價是與故鄉的丈夫與小孩別離。單身的女性移工則對原生家庭中履行女兒的孝親責任，卻難以建立自己的家庭。
- 女性移工必須重新建構家務和母職的意義與實作，以調和她們在跨國幫傭的旅程中所面臨的困境。她們必須付出大量的情感與金錢成本勉力成爲一個「好」媽媽，不論是隔海守護自己的子女，或是照顧身邊終究要離開的台灣小孩。